土豪劉登章　捕打共產黨員

（定邊訊）定邊五區土豪劉登章指使民團，捕捉該區五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捕去後，說他是共產黨并用酷刑拷打。此事雖經交涉，仍未解決。這種行動，在國共合作的現在，是決不容許的現象。

慰勞負傷戰士去

鄜縣　駐鄜縣第八路軍抗日軍人家屬學校，於前月間，由該校校長及教職員率領全體學生二百多名，前往金口村慰問第二戰區五分醫院負傷將士，以誌補端。近來又發起第二次擴大宣傳，募捐慰勞，在三日來廣泛宣傳的影響下，募到大洋七十五元，手巾十打，已送給五分醫院。使每一個負傷戰士，大大的興奮。並且在他們影響下，推動了鄜縣女子小學校，由書校長率領學生前往醫院慰問，同時亦舉行跳舞唱歌。現當地人民亦在後援會的宣傳下，開始繼續不斷的去院慰勞負傷將士。

延川　延川各界在抗戰週年紀念發起響募號召，得各界同胞踴躍響募，結果獲得成績如後：

縣公署四元，縣政府四元，抗敵後援會四元，城市商會四元，駐軍砲兵二十三團六元六角，第三十三軍兵站支部六元六角，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行營第二分醫院十元〇三角，縣委三元，軍事委員會後方交通部軍郵業務局一元。

合計四十七元五角

劇團在鄉村裏（續）

鄭力生

負佈置舞台責任的同志們忙碌了，在一個廣大的院裏搭起舞台來。他們額上的汗珠，又開始一顆一顆的往地下掉！

黃昏舞台下擠滿了觀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

開幕了，第一個節目是「張家店」。在輝煌的燈光下，可以看清楚台下每個人臉上隨着劇情轉變表現出驚惶、憤慨、喜悅的面孔，當那兩個鬼子兵蹂躪着張老頭子的兒媳，又槍斃了他的兒子時，他們是如何的悲傷，憤慨呢！最後張老頭子毒死了那兩個野獸似的鬼子兵時，他們竟高興的高呼起口號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第二個節目「順民」演至張三爺把那個強姦大男媳婦的鬼子及漢奸二人打死時，他們又[illegible]：「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

在當[illegible]個活報，一個跳舞、歌曲完畢後，他們同延安開晚會觀衆的作風一樣：有節奏的鼓掌，配合着：「呱呱叫　快快再來一個。」

節目完了，報告劇情的同志宣佈後好久，舞台下還有二份之一觀衆站在那裏不動，報告劇情的同志有點神經過敏，以爲他們沒有聽懂，又重新宣佈了一次，他們之間發言了：他們要求再增加兩個節目，我們又慨然答應他們，劇務幹事便跑到後台裏去，催促已經下了裝的小同志們，趕快再化起裝來。

增加的兩個節目完畢，在一陣熱烈的掌聲後，他們才散開。（完）

抗大野營演習瑣記

驗文

「用我們野營演習的勝利，配合前綫上的勝利，保衛大武漢」！「用我們野營演習，幫助邊區民衆，首先是自衛軍，提高軍事生活」！「我們對野營演習，就是武裝上前綫和武裝保衛邊區的信號」！「不踐踏群衆莊稼，愛護群衆利益」！在抗大第一二大隊的駐地，由延安到瓦市的沿途，煥爛奪目的滿貼着這樣的標語口號，一千多名抗日健兒——抗大同學，跟着這些口號，不斷的出現着——

一，出發了

七月二十五日的早晨，延水沿岸，在晨光熹微中，在朝霧迷濛中，集結了一群雄糾糾的全副武裝了的抗日戰士，雄壯的騾馬嘶嘶的狂叫，炊事員挑着行李廚具，靠在右邊，參加戰時政治工作的服務團，隨軍參觀的來賓，以及攝影員等等，構成一支堅強的隊伍。來往的人均在互相猜疑着：

「抗大是到前方去，不然，爲什麼全副武裝起來呢」？

「不，是去野營演習，你不見他們自己的標語這樣寫着嗎」？

當登級首長，作過戰前講話後，鐵流般的行列，張開千百個嗓子唱着：『保衛邊區，邊區是抗日的根據地……』，沿着公路，向北進了。

到達二十里鋪，由旅次行軍，改爲戰備行軍，營政治委員集合各連指導員講授行軍警戒時政治工作的注意事項，宣傳隊站在路旁用不十分大的聲音，向前衛連及跟進部隊喊着：「接總部通報，前面發生敵情，請注意搜索，準備戰鬥」。

偵察員們，戴着諸大的偽裝帽，持着槍，滑壁，挺着胸，兩目如鼠的向着前面特別是山溝裏，村莊裏，高粱地裏，搜索前進，後面的本隊，也時起時伏，時行時止的跟進。

下午五時左右軍，南進到林坪，演化從一帶宿營，北軍從瓦市出發，進到蟠龍一帶宿營。

二，一句話語

宿營裏頭有一個女生隊，她們同男生一樣的行裝，着上草鞋，穿起短褲，露出兩股粗肥泥黃的大腿，背着大包袱，青春的臉晒成醬色，雖看起來，男女很不容易識別。到達宿營後，他們向一個婦女家裏借坑宿營，該婦女用拒絕的語氣說道：

「我們這裏儘是婦女，你們在這裏住宿多不便當」。

「我們也是婦女，不要緊」女生還樣答復。

該婦女還不敢見信，於是用自己兩肚肯常識，來檢驗他們，半笑半正的再說道：

「你們脫下帽子來看？你們挺胸部來看」？

男敢些一點的女生，一點也不相扭扭妮妮，當真脫下帽子，現出長長的光滑的黑頭髮，挺起胸脯，雖然沒有那般凸出的胸膛，究竟比一般男子的胸部，總要來得突兀肥胖些。

「哈哈，你們真是婦女，趕快回來上坑」，老婆婆替他們倒茶，十七八歲的姑娘替他們墳坑，接包袱……如同姐妹的親愛。（未完）

游擊戰爭的新勝利

儘管敵人佔領去了我們一些中心城市與交通綫的各據點，但是，事實上敵人所佔領的只是綫與點，在敵人的後方與翼側，游擊戰爭是普遍的開展着，並且獲得了許多新的勝利。

在江南，我新四軍及各游擊隊經常的活動於南京附近，上海不斷的在游擊隊的威脅下。在山東，游擊隊已發展至數十萬人，除鐵路沿綫外，其餘各縣完全在我軍掌握中。在冀察晉邊區，游擊隊已建立起了強固的根據地，有着鞏固的後方，並依據着這一後方游擊戰爭已開展至河北中部。特別有意義的是冀察晉邊區挺進軍深入敵人後方之冀東，連克復十餘縣城，大大的威脅平津，這一游擊隊的發展，將伸入到東北去，與東北義勇軍配合着，來打擊敵人的後方。

游擊戰爭的發展，不僅在持久戰的現階段有極大的幫助，牽制敵人的大部兵力，配合正規軍作戰，就是和第二第三階段更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今天我們應該乘着敵人集中主力尋求與我們主力作戰，而後方空虛之際，在敵人後方[illegible]着遍的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起許多的游擊根據地，在將來戰略反攻時，作爲收復失地的據點。

來件

西北青年救國會告全體會員書

親愛的會員同志們！

抗戰滿了一週年，我們爲促進抗戰，爭取勝利和鞏固擴大民族統一戰綫的努力，也滿了十五個月。在抗戰以前或在抗戰以後，在抗戰前綫或在敵人的和我們自己的後方，在軍隊裏，工廠農村裏或在學校裏，我們全體會員都在工作中間表現了一種艱苦奮鬥英勇犧牲的精神，一種鞠躬盡瘁捨己爲羣的精神，一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精神。正是依靠這種精神，我們才不愧向民族統一戰綫貢獻了我們無限的忠誠和青春的精力，也使全國父老認識我們是英明正直的兒女，全國青年認識我們是純潔有爲的弟兄。會員同志們！正確的政治路綫和高尚的政治人格——這就是我們的生命，就是我們全部力量的來源，無論在何時何地，遇到何種困難，我們也是不能絲毫加以損害的。

的確，最近一兩月中，我們在陝西個別城市中的同志是遇到了一些困難。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第二次下了命令要解散我們的團體，並且在六月一日逮捕了我們在西安的負責人何志誠同志，民先隊的于志亢同志和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崗克䶵同志，七月十四日又在三原逮捕了民先西北隊長李連璧同志。七月二十一日本會招待西安文化界諸先生赴安吳青年訓練班參觀，我們的陳宇同志到省黨部請求派員指導時竟又被扣留監禁了。陝西省黨部的這種行爲，已經引起全國人民的震驚抗議和營救運動正在普遍的發展。這種行爲之所以不能令人同意，不僅因爲本會是冀、察、晉、綏、甘、邊區和陝西河南各省青年的共同組織，陝西省黨部沒有理由可以解散它，而且因爲即在陝西範圍內，省黨部亦沒有絲毫國家法令的根據來做這種違背抗戰建國綱領和蔣委員長意旨的事情。但是省黨部在七月九日西京日報所發表的通告裏，却更進一步指我們的組織是「反動之環境」，我們的會員同志是「意志不堅」「認識不足」，爲了「矜憐有衆」，要我們前往省黨部在「一個主義」之下，「翻然覺悟」「懺過往昔」。省黨部的這個計劃其實並不是新的，因爲對於民先的個別隊員，這種方法已經實驗過了，雖然結果只有一些從未加入過民先的「民先隊員」在登報聲明「脫離民先」，或者一聲自己全不知悄而又無法在報紙上否認的民先隊員被登報聲明「脫離民先」，但是居然也有人以爲傑作了。會員同志們！在我們所會遇到的困難中還並不算得是最大的，在我們所會遇到的困難中還更不算得什麼，但是我們却不能不借這個機會來反問一下自己：我們在這中間有沒有絲毫損害我們正確的政治路綫，有沒有絲毫損害我們高尚的政治人格呢？每一個會員必須答復這個問題，而每一個會員將異口同聲的答復道：沒有，絕對沒有，事實證明，無論若干地方當局對我們懷抱怎樣牢不可破的成見和誤解，對我們加以怎樣爲一個普通國民所不能忍受甚至不能想像的不公道的待遇，我們總是心平氣和，光明正大，仁至義盡，委曲求全。這是因爲我們沒有羣衆嗎？沒有工作嗎？或者是沒有立場嗎？恰恰相反，正因爲我們是一個羣衆基礎最大，工作歷史最久，對於統一戰綫的原則最能堅持的團體，我們才特別需要顧全大局，力保團結，使西北青年救亡事業，不致因爲一些平地風波而輕易陷於混亂停頓的狀態，使政府和人民發生令人痛心的隔閡，使害怕統一戰綫破壞統一戰綫的託奸敵探興高彩烈，有機可乘。會員同志們！我們要知道統一戰綫的道路並不是可以一步登天的，中華民族的進步和勝利，並不是可以轉眼之間自然達到的，我們必然要經歷種種磨難，克服障礙，萬不可中途動搖煩燥起來。我們過去既曾爲爭取團結而費盡心血，今後仍將爲鞏固團結的中流砥柱。但是要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就必須首先認清，沒有堅強廣大的徹底忠實於統一戰綫的青年組織，就半步也不能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加緊爭取本會的合法存在，加緊要求釋放被捕的同志，加緊鞏固發展我們的組織力量。如果我們的組織瓦解了，青年統一戰綫就將成爲一種完全的空談。反過來說，如果我們的組織包含了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青年羣衆，則分裂青年的任何企圖也就將成爲一想了。千百萬的青年還是無組織的，這是第一個嚴重的現象，數目不多的那些已經有組織或半組織的青年又還沒有開始真正普遍的聯合，這是另一個嚴重的現象。消滅這些現象的責任，不在我們的肩上難道還在旁人的肩上嗎？會員同志們！讓那些極少數目光如豆心地偏狹的頑固分子在摧殘青年的豐功偉烈上自作聰明和自鳴得意吧！我們却要爲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看得遠些大些，不但爲我們自己，也要爲我們子孫萬世求得獨立自由和幸福。如今萬惡的敵寇正在陰謀迂迴大武漢進擊大西北，我們在西北，在西安，在延安同處緊迫的危機之中，這正是我們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時候了，這正是我們的會員青年到統一戰綫裏來，到工作裏來，到軍隊裏來，造成革命青年參戰的洪流，爲着更順利的進行這個運動，我們已決定在九一八紀念日在陝西召集本會第二次擴大代表會議，希望我們全體會員同志們努力在會內會外加緊宣傳工作，慎重的選出自己的代表，討論自己提案，爭取一切青年團體和青年羣衆的參加使它實際上成爲全國青年代表大會來保證它的最大限度的勝利！致青年統一戰綫的敬禮！

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會

民國廿七年七月廿一日

廣泛的動員全國青年到統一戰綫裏來，手攜着手創造獨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國！

延安半年來教育工作狀況

——二月起至七月底止（續）

第三，課外活動：除了正式上課的時間以外，還注重於學生的課外活動，這樣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活潑性，創造性與積極性。俱樂部是他們活動的中心，各個學校均組立有俱樂部的組織，完全由學生中產生出來的。建立了識字，讀報，晚會，唱歌，[illegible]等經常工作，這對於學習上的幫助是非常重要的。

（二）社會教育

第一，夜校半日校：

自今年二月總結冬學運動後，夜校半日校有大的進步，如東一區七處冬學，除兩處改爲小學外，有四處都變成了夜校，至今仍經常進行工作。

第二，識字組：

模範識字組，已正式建立並能經常進行工作的有東二區，北一區，東一區等。其他各區沒有抓緊這個工作。普通識字組，約有一半是空架子，根據最近統計：識字組員，能識三百字左右的，不到百分之五。在識字組中，能起模範作用，而成績最好的就是縣區級的幹部人員，許多以前不識字的幹部人員，現在已能寫報告，寫信。至於識字組的一般的發展情形，現列表說明如左：

區別	原有兒童男	原有兒童女	原有青成年男	原有青成年女	原有總數	原有組數	擴大兒童男	擴大兒童女	擴大青成年男	擴大青成年女	擴大總數	擴大組數	總計人數	總計組數
東一區	一九九	一五二	七九二	五一八	一六六一	二二八	二一	一八	五〇	二二	一一一	二三	一七七二	二五一
東二區	〇	〇	一〇九九	八六三	一七六二	二〇三	一六	七	五〇	一〇	八三	一三	一八四五	二一六
中區	一四八	一一七	五七九	四一一	一二五五	一四八	一三	四	三一	一三	六一	五	一三一六	一五三
北一區	二七五	一一七	八三三	三六九	一五九四	二一三	二三〇	九一	二二四	一一五	六九〇	一〇二	二二八四	三一五
北二區	二六六	一九四	四五二	二四八	一一六〇	一二四	一二三	一一〇	一一〇	九五	四三八	三四	一五九八	一五八
西區	四七	五三	三二八	七〇	四九八	四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四九八	四二
南區	一二六	九七	七一三	四六一	一三八七	一〇八	八	五	二一	一七	五一	七	一四三八	一一五
蟠龍區	一五〇	〇	二〇〇	一〇一	四五一	五〇	六〇	五〇	一六	〇	一二六	一二	五七七	六二
總計	一二一一	七三〇	四九九六	二八四一	九七六八	一一一六	四七一	二八五	五〇二	三〇二	一五六〇	一九六	一一三二八	一三一二

第三，關於建立國防教育分會工作，自五月十二日縣分會成立以來，各區分會亦已先後成立。但尚未有實際工作以表現。（完）

街頭詩歌運動是使詩歌服務於抗戰，創造新大衆詩歌的一條大道！

第三期

街頭詩歌運動宣言

「高山有好木
平地有好花
人家有好女
莫錢別想他」

這首「無名氏」作的短詩，在各地廟子裏，岩壁上，以至在廁所中，我們都常常見到；它比「人在外面心在家……」那一首懷鄉調流行得更廣。這不但會被人寫出，同樣是會被「窮措大」唸在口上。假使馬克斯的資本論需要中國人作一篇序，那末我們就把上面這四行詩交出來，也不算丟了中國人的臉。因爲這實在是一首最大衆不過的大衆詩——它是盡情盡理的，深刻而明朗的，淺顯而有含蓄的，它用了大衆自己的言語，而又有大衆的韻律。雖然很單調，但這正是大衆中存在着的一種單調，是合於大衆口味的。當然，這只是一個例子，此外也還有更複雜的各種形式。

在今天，因爲抗戰的需要，同時因爲大城市已失去好幾個，印刷，紙張更困難了，我們展開這一大衆街頭詩歌（包括牆頭詩）的運動，不用說，目的不但在利用詩歌作戰鬥的武器，同時也就是要使詩歌走到眞正的大衆化的道路上去；不但要有知識的人參加抗戰的大衆詩歌運動，更要引起大衆中的「無名氏」也多多起來參加這運動。

新的，強大的內容是隨着抗戰一道豐富起來了。新的形式，只要我們能適當地利用中國民族的，大衆的及一部份外來的形式，它就能產生——「利用」並不是單純的模仿，抄襲，或無條件的使用，而是恰如社會主義利用資本主義遺產及各民族形式一樣，它含着選擇，批判，和高度的創造性。因此，我們着重這「利用」。

一句適當的標語，它可以指示某一時期的戰鬥行動，它也算得一首最有力的詩。但是，假使要我們情緒更來得豐富，內容更來得具體，而且可以使人容易了解的話，那末，一首抗戰大衆詩比一句政治標語，在某些地方，就更能發揮效力了。在戰鬥中，我們該用標語口號的地方就用標語口號，該用大衆街頭詩歌的地方就用它。我們唱也好，朗誦也好，寫也好，我們要使這運動普遍而深入。

有名氏，無名氏的詩人們呵，不要讓鄉村的一堵牆，路傍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也不要讓羣衆會上的空氣呆板沈寂，寫吧——抗戰的，民族的，大衆的！唱吧——抗戰的，民族的，大衆的！我們要在爭取抗戰勝利的這一大時代中，從全國各地展開偉大的抗戰詩歌運動——而街頭詩歌運動，我們認爲就是使詩歌服務於抗戰，創造新大衆詩歌的一條大道！

邊區文協戰歌社
西北戰地服務團戰地社
一九三八，八，七。

街頭詩選（一）

假使敵人來進攻邊區　田間

假使敵人來進攻邊區，
我們應該跟着——
邊區的旗幟，
首長的
指揮，
站到大隊裏頭，
照毛主席所說：
「堅持持久戰鬥！」

我們向你們禮敬　駱方

—給過路的戰士們—

同志們！
你們是上前方，
還是調到後方休養？
同志們！
你們一定很疲乏了！
在這兒小店裏，草地上，
喝口水，歇一歇腿！
同志們！
我們知道你們的心裏
打日本鬼子我們很高興……
爲國家，爲民族，
什麼苦痛都樂意。
同志們！
祝你們勝利，
祝你們健康，
我們等候你們下次來
到這裏，
我們向你們敬禮。

哨崗　宜嘉

星月照在哨崗，
刀槍插在肩膀，
裝進子彈，瞄準敵方，
耳聽八方，眼看四方，——

兒歌　史輪

我拿不動大哥的槍，
媽媽叫我快快長。
媽媽說：
等我大了給我買桿槍
那紅纓子
比大哥的還要長。
爸爸說：
等我大了給我打把刀
那紅綢子
比二哥的還要好。
我不會要二哥的刀，
爸爸叫我快長高。

保住我們的家鄉，
守住我們的邊疆。

開大會　余修

今天是什麼日子？
你看遊行的隊伍，
成千成萬，
男的女的，一眼望不到邊，
爲了打鬼子，
老的少的都參加到隊伍里來幹，
連七八歲的小娃，
也舉起拳頭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邊區自衛軍　夫敏

我們用不着
楊六郎的轉兵洞，
我們有萬千自衛軍，
你看那紅纓的鎗子，
在大雨裏，
顯出多麼威風！
那一次五卅大檢閱，
遠近各地皆揭名，
你應當記住：
高崗同志
我們的保安司令！

青年運動的統一與三民主義青年團　白特

在過去，在目前，青年運動始終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支流之一。

目前青年運動存在着許多弱點，這些弱點的存在，阻礙了它的發展與壯大。（一）青年運動發展不廣泛，不能深入到勞動青年羣衆中；（二）未能集中起來，各種思想傾向的青年，還存在着不必要的磨擦。

國民黨臨全大會議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本來可以包括這廣泛的成爲統一青年運動的適當的組織形式。如宣言中所說的『爲求抗戰建國的成功』，『爲求國民革命新的力量集中』，『爲求三民主義之具體實現；值就這目標而論，全國各種不同思想傾向的青年，都能集合在三民主義青年團裏，爲完成抗戰建國的事業而一致奮鬥。但是根據第六十條第三項，卻又有團員『不得加入其他黨派』的規定，那麼其他黨派及同情其他黨派的青年，究竟取怎樣的態度呢？假如允許它們參加，那是違背團章的規定，如不允許它們參加，青年運動又怎能廣泛與統一呢？要統一，我提出兩個具體辦法：（一）三民主義青年團：允許各抗日黨派參加；（二）以現在所有的青年團體，在民主的原則上商訂共同的綱領，建立共同的聯合組織，再進展到組織的統一。

只有全國一切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尤其青年們緊緊握起手來，保衛祖國，奮鬥到底，才能爭取抗戰最後的勝利！

雜話　柯仲平

曾有這樣的一個人，他「以爲」他是滿有良心的社會主義者。有一天，在上海，他坐着人力車到火車站去。下車時，他交一塊大洋叫車夫找錢。到後來，他發現那找到的錢中有一個假角子。他着急了，他罵：「媽的，這些該死的下流東西是值不得同情的！……」從此他懷疑社會主義。

有一人，他說他是滿同情邊區的，他到邊區來了。但是只因爲什麼地方令他不舒服，他就暗地裏大發牢騷了！好在這樣的人是會漸漸減少的。

（二）曾有這樣的一個革命幹部，他「以爲一從邊區以外到邊區來的都是自由主義者。他往往把各種可怕的帽子，比自由主義更可怕的帽子，硬戴在別人的頭上。但是當他出席會議的時候，他能夠背出一套一套的理論來，什麼「要說服呀」，「要爭取呀」，「要提高警覺性呀」……。他忘記了在他敎育別人的時候，同時也要提高他自己本身的學習。

好在這樣的幹部是會漸漸減少的。而新到邊區的學徒，不能否認，大半，多少是帶來自由主義有模的。

兒子到前綫去了

邊區映畫　劉御

「幹麼松寶也到前綫去哪？」

人家這樣問聚元伯時，他總是不回答。待問得不耐煩時，他就爽氣地講道：

「對哪。他到前綫去了，打鬼子。」

問話的人，多半是和他年歲相彷彿的老者。他們覺得聚元伯的態度珍奇：爲什麼兒子到前綫去了，做老子的還那樣興奮，難道不怕閉着眼回來嗎？

聚元伯五十多歲了，他有一男一女。男的就是松寶。他幫爸喂牲口，耕田，掃牛欄。是個耐勞吃苦的孩子。後來決心離開窯房，要到前綫去。年青的男女，跑上門來歡送他。他們似乎知道聚元伯一定要傷心，說『順耳話』安慰他，解講抗戰的意義。聚元伯感到羞辱似地，把烟袋擲在桌橙上：

「不要瞎不起我老漢。我人老思想不老。當兵打日本，我很贊成。松寶，快去你的吧。」

大家全笑了，在笑聲中，松寶走上征途……

他底女孩子叫芝蘭，晚上到補習學校裏讀書，白天在縫衣所學習縫紉。哥哥走的時候，她哭着要一塊去。但被年青的女們拖住了。

「抗戰不一定要上前綫，在後方參加生產，也是抗戰啊！」

聚元伯看見年青人的沸騰的情緒，跳動的熱血，自己心裏也燃燒起來。

「你們都去吧，都去吧。鬼子過了黃河，我也要和它拚命！」

芝蘭沒有去，她留在家裏了。

和聚元伯年齡相彷彿的老年人，大半是不願兒子上前綫的，他們甚至於哭。尤其女人們，她們沒命的嚷叫。聚元伯卻把這事看得很平常。

「積穀防飢，養兒防老。兒子到前綫斷了命，老不死了，連一個送葬的人都沒有。」

人家向他這樣說着阻止兒子上前綫的理由時，他吐口痰，憨直地駡道：

「這簡直是鬼話！」

他一個人工作着：打掃牛欄，喂牲口，耕田，樣樣事情處理得有條有理，跟兒子在家時並不兩樣。他生活得很好。

有些多嘴的老太婆，問他眞的不想松寶嗎？他點點頭，覺得這有什麼奇怪呢！

他只有一件事掛在心上，那是中華民族最後勝利的消息。